

詩  
言  
志  
辨

朱自清著

詩言志辨

開明書店印行

## 序

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的「史」的意念，也改變了我們的「文學」的意念。我們有了文學史，並且將小說、詞曲都放進文學史裏，也就是放進「文」或「文學」裏；而曲的主要部分，劇曲，也作為戲劇討論，差不多得到與詩文平等的地位。我們有了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，這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專史或類別的文學史。新文學運動加強了新的文學意念的發展。小說的地位增高，我們有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。詞曲差不多昇到了詩裏；我們有劉毓盤先生的詞史。雖然只是講義，而且並未完成，還有王易先生的詞曲史。民間的歌謠和故事也昇到了文學裏，「變文」和彈詞等也跟着昇，於是乎有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。這裏特別要提出的是，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稱為「詩文評」的，也昇了格成為文學的一類。陳鍾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僅僅後於宋元戲曲史，但到郭紹虞先生的那一本出來，纔引起一般的注意，雖然那還只是上卷書。

從目錄學上看，俗文學或民間文學的歌謠部分雖然因為用作樂歌，早得著錄，但別

的部分差不多從不登大雅之堂。詞曲發展得晚，著錄得也晚。小說發展雖早，從前只附在子、史兩部裏，我們所謂小說的小說，到明代纔見著錄。詩文評的系統的著作，我們有詩品和文心雕龍，都作於梁代。可是一向只附在「總集」類的末尾；宋代纔另立「文史」類來容納這些書。這「文史」類後來演變爲「詩文評」類。著錄表示有地位，自成一類表示有獨立的地位；這反映着各類文學本身如何發展，並如何獲得一般的承認。

一類文學獲得一般的承認，卻還未必獲得與別類文學一般的平等的地位。小說、詞曲、詩文評，在我們的傳統裏，地位都在詩文之下；俗文學除一部分古歌謠歸入詩裏以外，可以說是沒有地位。西方文化輸入了新的文學意念，加上新文學的創作，小說、詞曲、詩文評，纔得昇了格，跟詩歌和散文平等，都成了正統文學。但俗文學還只是「俗」文學；雖是「文學」，還不能放進正統裏。所謂詞曲的平等地位，得分開來看。戲曲是歌劇，屬於戲劇類，與話劇平分天下。詞和散曲可以說是詩類，但就史的發展論，範圍跟影響都遠不如五七言詩，所以還只能附在詩裏；不過從「詩餘」、「詞餘」而成爲「詩」，從餘位昇到了正位，確是真的。詩文評雖然極少完整的著作，但從本質上看，自然是文學批評。前些年蘇雪林女士曾著專文討論，結論是正的。現在一般似乎都承認

了詩文評即文學批評的獨立的平等的地位。

文學史的發展一面跟着一般史學的發展，一面也跟着文學的發展。這些年來我們的史學很快的進步，文學也有了新的成長，文學史確是改變了面目。但是改變面目是不夠的，我們要求新的血和肉。這需要大家長期的不斷的努力。一般的文學史如此，類別的文學史更顯然如此。而文學批評史似乎尤其難。一則一般人往往有種成見，以爲無創作才的纔去做批評工作，批評只是第二流貨色，因此有些人不願意研究它。二則我們的詩文評斷片的多，成形的少，不容易下手。三則我們的現代文學裏批評一類也還沒有發展；在各類文學中它是最落後的。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，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，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，如何演變——尋出它們的史跡。這個得認真的仔細的考辨，一個字不放鬆，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。這是從小處下手。希望努力的結果可以闡明批評的價值，化除一般人的成見，並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。

詩文評的專書裏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評，文體的史的發展，以及一般的理論，也包含着一些軼事異聞。這固然得費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。專書以外，經史子集裏還有許

多，即使不更多，詩文評的材料，直接的或間接的。前者如「詩言志」，「思無邪」，「辭，達而已矣」，「脩辭立其誠」；後者如莊子裏「神」的意念和孟子裏「氣」的意念。這些纔是我們的詩文評的源頭，從此江淮河漢流貫我們整個文學批評史。至於選集、別集的序跋和評語，別集裏的序跋、書牘、傳誌，甚至評點書，還有三國志、世說新語、文選諸註裏，以及小說、筆記裏，也都五光十色，層出不窮。這種種是取不盡、用不竭的，人手越多越有意思。只要不掉以輕心，謹嚴的考證、辨析，總會有結果的。

我們的文學批評似乎始於論詩，其次論「辭」，是在春秋及戰國時代。論詩是論外交「賦詩」，「賦詩」是歌唱入樂的詩。論「辭」是論外交辭命或行政法令。兩者的作用都在政教。從論「辭」到論「文」還有一段曲折的歷史，這裏姑且不談；只談詩論。「詩言志」是開山的綱領，接着是漢代提出的「詩教」。漢代將「六藝」的教化相提並論，稱爲「六學」；而流行最廣的是「詩教」。這時候早已不歌唱詩，只誦讀詩。「詩教」是就讀詩而論，作用顯然也在政教。這時候「詩言志」，「詩教」兩個綱領都在告訴人如何理解詩，如何受用詩。但詩是不容易理解的。孟子說過「論詩者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」，確也說過知人論世。毛公釋「興詩」，似乎根據前者，後來稱爲「比興」；

鄭玄作詩譜，論「正變」，顯然根據後者。這些是方法論，是那兩個綱領的細目，歸結自然都在政教。

這四條詩論，四個批評的意念，二千年來都曾經過多多少少的演變。現代有人用「言志」和「載道」標明中國文學的主流，說這兩個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國文學史。「言志」的本義原跟「載道」差不多，兩者並不衝突；現時卻變得和「載道」對立起來。「詩教」原是「溫柔敦厚」，宋人又以「無邪」爲「詩教」；這卻相反而相成。「比興」的解釋向來紛無定論；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。「正變」原只論「風雅正變」，後來卻與「文變」說聯合起來，論到詩文體的正變；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「文學史」的意念。

這本小書裏收的四篇論文，便是研究那四條詩論的史的發展的。這四條詩論，四個詞句，在各時代有許多不同的用例。書中便根據那些重要的用例試着解釋這四個詞句的本義跟變義，源頭和流派。但比興一篇卻只能從毛詩下手，沒有追溯到最早的源頭；文中解釋「賦」「比」「興」的本義，也只以關切毛詩的爲主。「賦」「比」「興」原來大概是樂歌的名稱，和「風」「雅」「頌」一樣。這一層已經有人在研究，但跟文學批

評無關，我們可以不論。毛詩的解釋跟作詩人之意相合與否，我們也不論。因為我們要解釋的是「比興」，不是詩。

本書原擬名爲「詩論釋辭」，「辭」指詞句而言。後來因爲書中四篇論文是一套，而以「詩言志」一個意念爲中心，所以改爲今名。詩言志篇跟比興篇是抗戰前寫的，曾分別登載語言與文學和清華學報。詩教篇跟正變篇是近兩年中寫的。前者曾載入文科學學報；後者也給了清華學報，但這一期學報本身還未能印出。已發表的三篇都經過補充和修正；詩言志篇差不多重寫了一回。不過疏陋的地方必還不少，如承方家指教，深爲感謝。



# 目錄

## 詩言志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(一) 獻詩陳志 | 一  |
| (二) 賦詩言志 | 一四 |
| (三) 教詩明志 | 二〇 |
| (四) 作詩言志 | 二九 |

## 比興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(一) 毛詩鄭箋釋興 | 四九 |
| (二) 興義溯源   | 六五 |
| (三) 賦比興通釋  | 八〇 |
| (四) 比興論詩   | 九七 |

詩教

(一) 六藝之教 ..... 一〇七

(二) 著述引詩 ..... 一一四

(三) 溫柔敦厚 ..... 一二七

正變

(一) 風雅正變 ..... 一四四

(二) 詩體正變 ..... 一六三

# 詩言志

## (一) 獻詩陳志

今文尚書堯典記舜的話，命夔典樂，教胄子，又道：

詩言志<sup>㉑</sup>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；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。

鄭玄注云，

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，長也，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。聲之曲折，又長言而爲之。聲中律乃爲和<sup>㉒</sup>。

這裏有兩件事：一是詩言志，二是詩樂不分家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也有「詩以言志」的話。那是說「賦詩」的，而賦詩是合樂的<sup>㉓</sup>，也是詩樂不分家。據顧頡剛先生等考證，堯典最早也是戰國時纔有的書<sup>㉔</sup>。那麼，「詩言志」這句話也許從「詩以言志」那句話來<sup>㉕</sup>，但也許彼此是獨立的。

說文三上言部云：

詩，志也。「志發於言」因从「言」，「寺」聲。

古文作「𠄎」，从「言」，「𠄎」聲。楊遇夫先生（樹達）在釋詩一文裏說：「『志』字从『心』，『𠄎』聲，『寺』字亦从『𠄎』聲。『𠄎』、『志』、『寺』古音蓋無二。……其以『𠄎』爲『志』，或以『寺』爲『志』，音近假借耳。」又據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「賦不出鄭志」的話，說「鄭志」卽「鄭詩」；因而以爲「古『詩』『志』二文同用，故許（慎）徑以『志』釋『詩』」④。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裏更進一步說道：

志字从「𠄎」，卜辭「𠄎」作「𠄎」，从「止」下「一」，象人足停止在地上，所以「𠄎」本訓停止。……「志」从「𠄎」从「心」，本義是停止在心上。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心裏。

他說「志有三個意義：一、記憶，二、記錄，三、懷抱」。從這裏出發，他證明了「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」⑤。但是到了「詩言志」和「詩以言志」這兩句話，「志」已經指「懷抱」了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云：

子太叔見趙簡子。簡子曰：「敢問何謂禮？」對曰：「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：『……民有好、惡、喜、怒、哀、樂，生於六氣。是故審則宜類，以制六志。哀有哭泣，樂有歌舞，喜有施

捨，怒有戰鬪。喜生於好，怒生於惡。是故審行信令，禍福賞罰，以制死生。生，好物也；死，惡物也。好物，樂也；惡物，哀也。哀樂不失，乃能協於天地之性，是以長久。」

孔穎達正義說：「此六志禮記謂之『六情』。在己爲情，情動爲志，情、志一也。」漢人又以「意」爲「志」，又說志是「心所念慮」，「心意所趣向」，又說是「詩人志所欲之事」<sup>④</sup>。情和意都指懷抱而言；但看子產的話跟子太叔的口氣，這種志，這種懷抱是與「禮」分不開的，也就是與政治、教化分不開的。

「言志」這詞組兩見於論語中。公治長篇云：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，「盍各言爾志？」子路曰，「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<sup>⑤</sup>，敝之而無憾。」顏淵曰，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子路曰，「願陳子之志！」子曰，「老者安之，少者懷之，朋友信之。」

先進篇記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「各言其志」，語更詳。兩處所記「言志」，非關修身，即關治國，可正是發抒懷抱。還有，禮記檀弓篇記晉世子申生被驪姬讒害，他兄弟重耳向他道，「子蓋（盍）言子之志於公乎？」鄭玄注，「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。」這也是教他陳訴懷抱。這裏申生陳訴懷抱，一面關係自己的窮通，一面關係國家的治亂。可是他不同意陳訴，他自己是死了，晉國也跟着亂起來。這種志，這種懷抱，其實

是與政教分不開的。

詩經裏說到作詩的有十二處：

- 一、維是褊心，是以爲刺。（魏葛屨）
- 二、夫也不良，歌以訊之。（陳墓門）
- 三、是用作歌，「將母」來諗。（小雅四牡）
- 四、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誥。（小雅節南山）
- 五、作此好歌，以極反側。（小雅何人斯）
- 六、寺人孟子，作爲此詩。凡百君子，敬而聽之。（小雅巷伯）
- 七、君子作歌，維以告哀。（小雅四月）
- 八、矢詩不多，維以遂歌。（大雅卷阿）
- 九、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諫。（大雅民勞）
- 十、雖曰「匪予」，既作爾歌。（大雅桑柔）
- 十一、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，以贈申伯。（大雅崧高）
- 十二、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（大雅烝民）

這裏明用「作」字的八處，其餘也都含有「作」字意。（一）最顯，不必再說。（二）傳云，「訊，告也」。箋云，「歌謂作此詩也。既作，可使工歌之，是謂之告。」經典

釋文引韓詩，「諷，諫也」。說文言部，「諫，數諫也」。段玉裁云，「謂數其失而諫之。凡諷『刺』字當用此。」（八）傳云，「不多，多也。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，遂爲工師之歌焉。」（九）箋云，「王者，君子比德焉。王乎，我欲令女（汝）如玉然。故作是詩，用大諫正女（汝）」。○

這些詩的作意不外乎諷與頌，詩文裏說得明白。像「以爲刺」「以諷之」「以究王訥」「以極反側」「用大諫」，顯言諷諫，一望而知。四牡篇的「『將母』來諗」，箋云「諗，告也」。……作此詩之歌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。」與巷伯的「凡百君子，敬而聽之」，四月的「維以告哀」，都是自述苦情，欲因歌唱以告於在上位的人，也該算在諷一類裏。桑柔的「雖曰『匪予』，卽作爾歌」，箋云，「女（汝）雖觝距，已言『此政非我所爲』，我已作女（汝）所行之歌，女（汝）當受之而無悔。」那麼，也是諷了。爲頌美而作的，只有卷阿篇的陳詩以「遂歌」和尹吉甫的兩「誦」。卷阿傳說「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」，「陳志」就是「言志」。因爲是「獻詩」或贈詩（如崧高、烝民），所以「言志」不出乎諷與頌，而諷比頌多。

國語周語上記厲王「得衛巫，使監謗者。以告，則殺之。」邵公諫道：

爲川者決之使導，爲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，瞽獻曲，史獻書，師箴，瞽賦，矇誦，百工諫，庶人傳語，近臣盡規，親戚補察，瞽史教誨，耆艾修之，而後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

晉語六趙文子冠，見范文子，范文子說：

夫賢者寵至而益戒，不足者爲寵驕。故興王賞諫臣，逸王罰之。吾聞古之言，王者政德既成，又聽於民。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，在列者獻詩，使勿兜（惑也）；風（采也）聽臚（傳也）言於市，辨祇祥於謠，考百事於朝，問謗譽於路。有邪而正之，盡戒之術也；先王疾是驕也。

左傳襄公十四年記師曠對晉平公的話，大略相同；但只作「瞽爲詩」，沒有明說「獻詩」。

從這幾段記載看，可見「公卿列士的諷諫是特地做了獻上去的，庶人的批評是給官吏打聽到了告誦上去的㊸㊹」。獻詩只是公卿列士的事，輪不到庶人。而說到獻詩，連帶着說到瞽、矇、瞽、工，都是樂工，又可見詩是合樂的。

古代有所謂「樂語」。周禮大司樂：

以樂語教國子：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。

這六種「樂語」的分別，現在還不能詳知，似乎都以歌辭爲主。「興」「道」（導）似



乎是合奏，「諷」「誦」似乎是獨奏；「言」「語」是將歌辭應用在日常生活裏。這些都用歌辭來表示情意，所以稱爲「樂語」。周禮如近代學者所論，大概是戰國時作，但其中記述的制度多少該有所本，決不至於是想像之談。「樂語」的存在，從別處也可推見。國語周語下云：

晉羊舌肸聘于周。……（單）靖公享之。……語說「昊天有成命」（周頌）。單之老送叔向（肸的字），叔向告之曰：「……其語說『昊天有成命』，『頌』之盛德也。其詩曰……是道成王之德（道文武成其王德）也。……單子儉、敬、讓、咨，以應成德，單若不興，子孫必蕃，後世不忘。……」

韋昭解道，「『語』，宴語所及也。『說』，樂也」。似乎「昊天有成命」是這回享禮中奏的樂歌，而單靖公言語之間很賞識這首歌辭。叔向的話先詳說這篇歌辭——詩，然後論單靖公的爲人，并預言他的家世興盛。這正是「樂語」，正可見「樂語」的重要作用。論語陽貨篇簡單的記着孔子一段故事：

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

歷來都說孔子「取瑟而歌」只是表明並非真病，只是表明不願見。但小病未必就不能